

# 太阳的季节

〔日本〕石原慎太郎著

孙利人译

石原慎太郎(1932—)出生在日本大阪市一个资产阶级家庭。在一桥大学读书时,练柔道和摩托车,并率领摩托车队周游世界,是个花花公子。1954年以中篇小说《灰色的教室》走上文坛。翌年,又发表中篇小说《太阳的季节》,获芥川文学奖,一跃成为有影响的青年作家之一,被某些人吹嘘为“年轻一代的旗手”、“真正的战后颓废派在日本开花结果”,掀起了一股“阿飞文学”的逆流。

石原慎太郎的作品,特别是《太阳的季节》所以喧嚣一时,是日本帝国主义战败投降后的特殊历史条件造成的。

战后初期,日本社会动荡不安,青年和学生的思想很活跃,各种政治、学术观点的争论很激烈,青年中有各种各样的信仰。其中,一部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战前军国主义的法西斯统治恨之入骨,要求彻底砸

烂旧的国家机器，对历来信奉的是非标准和价值观念产生怀疑，但对新的秩序又茫然无知，苦闷徬徨，对前途缺乏信心。另一方面，由于人民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陷于普遍匮乏和贫困，生产停滞不前，大批闲散人口在社会上游荡，歪风邪气乘机蔓延起来，各种颓废的、虚无主义思潮泛滥，社会风气耽于逸乐，逃避现实斗争。石原慎太郎的作品集中反映了在苦闷、徬徨、不满中找不到正确人生道路的中产阶级知识青年消极落后的一面。他在1956年以《价值紊乱者的光荣》为题的一篇论文中，比较典型地阐明了这种观点，主张对传统的社会法纪、道德规范、行为准则来个彻底砸烂，鼓吹伤风败俗的纵欲才是支撑现实社会的基本动力，为生活上的放浪形骸制造舆论。

石原慎太郎的前期作品，正是按照这个反动理论进行写作的。如《灰色的教室》、《太阳的季节》、《刑房》(1956)以及《完全的游戏》(1957)等，主要描写流氓阿飞的荒淫无耻生活，把他们纵情声色和轮奸杀人的犯罪活动，美化为对“成年人世界和成年人道德的叛逆”，是什么“行为”主义文学，认为这才是年轻一代的新伦理观，比起日本唯美主义那种以绮靡生活中的艳事闲愁为特征的创作倾向更其有害，引导更多的青年走向自戕和颓废的邪路上去。《太阳的季节》遭到有正义感的老作家宇野浩二、佐藤春夫和丹羽文雄等人的抵制，他们认为这篇小说是“低级的风俗小说”，反对把它评为芥川文学奖作品。

六十年代后，石原慎太郎的政治态度日趋保守，作品中大量减少色情描写，政治色彩渐浓。七十年代初，

石原慎太郎纠集一小撮右派国会议员，用歃血拜盟的封建落后方法，组成“青岚会”，自任干事长，鼓吹复活军国主义。

（李德纯）

龙哉强烈地被英子迷住，就象他强烈地被拳击迷住，具有一种相同的心情。

那是确实的，只有在拳击场上受到连续猛烈攻击的瞬间进行抵抗的人，才能感受到那种混杂着惊愕的快感的心情。

每当他在比赛时被打倒，勉强重新站起调整架式的时候；或者在比赛一局之后，一边等着重新开始的铃声，一边忘记了临监人拍着肩膀提示他注意的叮嘱，只顾气喘吁吁地盯着坐在对角的劲敌的时候，他感到了做任何事情也未曾感到过的这样新鲜而灼人的喜悦。

然后，随着铃声一响，他就跳将出去，一边轻快地交着手，一边节制着自己的勇猛。在这一刹那，只有在这一刹那，他才感到一种自我回归的满足。也许是这个缘故，每当一局开始的时候，龙哉一边沉下身子准备迎击，一边窥视着对手，总是喜滋滋地笑着。人们把这看做是一种无畏的勇敢。

因此，他对拳击总是没个够。在比赛时，虽然也有时冷静，但那并非来自拳术精炼。所以就拳击来讲，龙哉至少算得上是个非常热心的选手。

龙哉一向长于体育运动，可是别的运动从来没有象拳击这样能把 he 迷住。他的长身量和灵巧劲儿被篮球俱乐部相中了，大约有一年时间，他成了篮球俱乐部的成员。可是，在练习和比

赛时，球一旦到了他的手，就不爱传给别人，总是一个人带来带去。因此，搞乱了传球活动和预定的打法，给球队造成了很大的困难。

他看到在国际比赛当中，外国队选手用一只手抓住大球，戏弄日本选手而使他们焦躁的时候，就对外国选手那种装着若无其事，其实洋洋得意的怪相报以掌声，并立即加以琢磨和模仿。但这种个人技巧在高中球赛中只给球队的配合行动带来了损害，因此，遭到了排斥。

他开始参加拳击俱乐部是在二年级第一学期。

一天下午停课，他想起该去找他的朋友、拳击俱乐部管理人江田，讨还打麻将时欠自己的钱，就便到体育馆去看看。

练习开始前的体育馆空空荡荡，加上大学选手也不过有五、六个拳击队员。他们正在做练习准备或者作准备活动。

练习场里悬挂着沙袋和练拳击的皮球。墙上挂着鞋和拳击手套。在一个上锁的衣帽柜上画着骷髅和交叉着的骨头，龙哉看到之后，不觉笑了起来。这景象虽是整洁而寂静的，那骨骼是枯干的，可总不免使人想到血腥的屠杀场。

佐原上午上英语课时溜了号，他绕过拳击场的背面，见一个人正在那里练习模拟拳击。他穿着胸前带有学校标志的藏青色运动服，缺乏表情地猛烈地左右开弓，那种把身子沉下来的动作似乎很奇妙，但决不使人感到滑稽。这个人被紧身衣箍着的四肢，就象被别人操纵着似的，不怎么机敏地反复作着拳击动作。

龙哉早就知道这个身材矮小的佐原，具有意料之外的力量。去年秋天，在大学定期比赛之后，为了参加街道的定期比赛，在球场上一道进行比赛的他那班球队被推选出来的时候，一个工作人员批评了他们不顾别人的粗野行为，真是冤家路窄，碰巧大伙知道这个人是比赛对手学校的老前辈，于是，大伙借酒兴去找

碴，这个工作人员感到厌烦，推倒纠缠他的一个人想要逃跑，这时佐原默不作声地出现在他们的前边挡住了去路，冷不防地用左拳打到对方的心口窝上，然后又对准啊地叫了一声弯下腰去的工作人员的脸，从下往上又猛击一拳，这个工作人员好似跳起一般，向后翻倒在地。大家对过于简单地收拾了对方，未免感到扫兴，但在另一方面，却再次承认了佐原无愧拳击队员的称号。

佐原认出龙哉的时候，露出白牙咧嘴笑了笑。这时，龙哉突然想起了春假一个早晨，他代替哥哥去遛狗时的事。在笼罩着晨雾的海边他看到了一个身穿红运动服，头上围着白毛巾，一边跑着一边不时地进行拳击练习的男人。那个人是从夏威夷来的，曾获得某一级冠军的拳手。他是一个过了景的老选手，即使一般人的估计，也已几乎肯定在一周之后举行冠军赛中，他要被走上坡路的日本选手所击败，而不得不让出冠军的桂冠。在寂无人声的海岸，龙哉遇上的这个人好象是南方国家的人，他那褐色的面颊上露出一副雪白的牙齿，对着龙哉笑了。龙哉在他的感染下也笑了。他跑到海岸的一头又折了回来，等他赶上来的时候，龙哉就象什么时候在美国拳击电影上看到的拳手之间表示祝愿那样，不由得合起手掌一面向前摇动，一面大声说：

“嘿，祝你好运气！”

那个选手举起一只手表示回答之后跑了过去。龙哉目送着他的身影消失在远远的晨雾之中，不由得受到了感动，他对自己的表演也感到了满足。

龙哉心想，这个人即使失败回去，也一定会想起今天早晨的事。

直到方才还站在日本队员一边的热心的拳击迷的龙哉，在这一瞬间，竟完全地转到夏威夷选手这边来了。

龙哉从他那里深切地感到，一个高贵的运动员，有时竟也这

样的寂寞,但那孤独的身影又是如此庄严。并且,这种孤独的庄严有时在佐原身上也能感到。

他来到了休息室,管理员江田正在和两三个伙伴打扑克。

“你好!有事吗?”江田看到龙哉说。

“今天有点工夫来看看,顺便来拿上次赢的钱来啦。”

“哎,讨厌的家伙来啦,不……不来玩玩吗?要钱你是最厉害的。”

他坐到那一伙当中要了牌。

过去龙哉对各种赌博都是很专心的,可是,不论那种赌博,只要一熟练就不再象以前那样着迷了。他比那种所谓走牌运的人还厉害。在熟练之后的每次赌博中,他所感到的,如果不是对手比自己强得多,那不过是无聊的老一套的繁琐活动而已。只有在金钱上发生了饥荒的赌徒才会把赢多少钱作为一种乐趣,那不能说是赌。

随着时间的过去,队员越来越多了,有人默默不语地换着衣服,有人望望打牌的人,边说着笑话边走了过去。龙哉虽然象过去一样打赢了,但周围的情况使他们的心神涣散起来。再加上自己不是队员,感到在那里赢得过多格外地不好意思。他突然问道:

“我够什么级呢?”

“什么?”

“拳击级呀!”

在他身后的人拍拍他的肩膀说:

“嗯,练习练习使身体瘦点也就是轻量级吧。”

“我也搞搞拳击怎么样?”

“你,不是打篮球的吗?”

“是啊,可那没意思,不合我的性格。”

不久大伙把牌收拾起来去做练习前的准备，江田站起正要和佐原说什么的时候，龙哉从江田后边对他说：

“哎，你能让我跟你比试比试吗？”

“这可不是闹着玩的，打伤了你可受不了。这和穿带色短裤的篮球赛可不同啊！”

“比一局没啥了不起的，放心好了，决不给你找麻烦。”

“怎么的啦？”佐原问了一句。

“这家伙，要我跟他比试比试，说他不听。真胡闹，连练习都没练习过，突然间就要比试。说不定那要打死的呀！”

“身体，打篮球已经多少练出来了，没关系！决不勉强。要让我和你比试，这一份也算在内，连借给你的钱就算一笔勾销！”

“可以嘛，让他稍微比试比试吧，我作你的对手，照量着来。”

“我不晓得，今天要不在那当然好，被队长发现了你瞧着吧，那可就麻烦啦！”

龙哉一边让人家给缠护手布，一边呲着牙笑了起来。

“乐什么，混球！”

“这个护手布真‘棒’！”

“胡说些什么。别让‘棒’给弄倒了。那可说不定啊！下边穿上这个。”

“训练裤，这类玩意儿没意思，要象个样，大大方方地把短裤借给我。那多神气！”

“又来啦，这不是比赛！真没办法。先好好做做操。”

龙哉带上的拳击手套感到特别大。

正在跳绳的三津田看到去练习场地的龙哉问道：

“喂！津川你这是干什么？”

“和佐原来个冠军赛！”

龙哉对准沙袋猛击一拳，手碰到的比想象的还坚硬。他突然感到身子震动了一下。

在比赛场地周围，其他队员连闹带笑地围拢过来。龙哉躲闪的架式好象打篮球捕捉时机的假动作一样。

“篮球，加油！”

谁这样喊了一句，逗得大家哄堂大笑。

江田硬是让龙哉带上护面。龙哉虽然知道这是江田的一番好心，可是只他自己戴护面上场，总觉得象是受到了侮辱。

两人开始了交锋，江田来给摇铃。

“不要勉强！”

龙哉的出拳用不着躲闪，几乎都打空了。他感到比自己矮小的佐原好象越来越矮小，最后他忘了防御，向下扑去似地左右挥舞起拳头。每当这个时候，佐原就利用空隙捣击，很强的左拳打到了他的下巴，又一拳有力地击中了他的鼻子尖，紧接着对准仰起脸的没加防御的身体，又打了两个直拳，然后，唰地退了回去，等着他。那两拳打得很够劲儿，龙哉强作笑脸，看了看佐原的眼睛。但皮笑肉不笑。他用冷冰冰的眼神，窥视着佐原。刹那间龙哉被混杂着焦躁和愤怒的激烈感情所袭击。

“怎么的啦？”谁说了一声。

龙哉收回两只胳膊之后，就象用身体碰撞似地奔向佐原，胡乱地左右打了起来。他的手感到打到了对方的不知什么部位。两人纠结在一起，打得转来转去不可开交，他的后背碰到缆绳的时候，佐原的左拳击中了他的胸口。他低下了郁闷的脸，这时佐原的左拳又从下边对准他的右眼猛击一拳。龙哉霎时间感到通红的巨大的东西猛烈地撞到了脸上。右眼被打得昏花了。



“稍微猛了点，请原谅！”

龙哉摇摇头想再打一次，这时铃声响了。。

“好，结束。不要紧吧？最后一拳用力过猛了。要始终对准下巴就好啦。还能打一阵，是吧，佐原？”江田说着问道。

“是的，击过来的力量相当大。躲闪龙哉的钩拳，也弄得我东摇西晃啦。”

“你要放下篮球搞拳击吗？还是这一次就够了呢，是要搞拳击吧？”

龙哉一直没有说出话来。他感到从脸到胸脯、臂膀都在肿胀发烧。过了一会好容易才开了口：

“有趣啊，拳击！”

“别服输，瞧瞧你这个脸，肿得象个篮球啦！”

“江田，你给小龙眼睛冷敷一下。”

从此以后，龙哉和佐原有了特殊的交情。

就这样，龙哉加入了拳击俱乐部。接受他辞退篮球俱乐部队员申请的管理员说：

“真糟糕！好容易练到这种程度，可又不干了。”后来又对其他伙伴说：

“转到拳击那边去啦，这个家伙。在咱们这里，用身子撞人最多的就是他。”

开始搞拳击以后，随着时间一天天的过去，他迷上了这个运动。比赛的时候就自己一个人上场，再加上对打的快感，这可以说是很遂他的心。这年秋末，举行了全国高中淘汰赛，由于轻量级选手较少，龙哉很快就作为选手出场了。在分组抽签时，他运气不佳，头一场比赛就遇上了头年的冠军。他笑着向同情他没

交好运的伙伴说：

“对手强那不是更好吗？即使十之八九敌不过，可那还有万一的机会呢，虽说观众觉得扫兴，可对比赛的我来说，没有比这再有趣儿的啦，不比比看看不了解呀，不比比看看……”

教练告诉他：“由于对手具有超过高中拳击的水平，所以不要正面接近，要努力从远处捕捉进攻时机。因为你的身材高大，胳膊长，拳击范围大。”教练让他注意的事，他只在比赛的第一局中照办了。第一局遭到两次反击的龙哉，在第二局时，以雄猛之势冲向前去。在高中的比赛中，一般说来激烈的互相攻击是比较少的，可这次却大大不然，在观众拍起身来认真声援之下，在第二、三局里却出现了连续猛烈的互击。

“哎呀，这哪行，要被打倒的，这个家伙！”

江田不知不觉地喊了起来。

结果，龙哉输了。第三局完了的铃声响了的时候，龙哉的左眼角被打出一个口子，在对手的拳击手套上留下了血迹。残忍的观众，看到从龙哉的伤口流下来的血，越发使劲儿地给他鼓掌。至少说来，由于这个伤，他从观众那里争得了很高的印象分。

拳击比赛大会终了的第二天，报纸上报导说，在大会刚开始的轻量级比赛中，新手津川的战斗精神给人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大家认为他是个斗志顽强和具有相当拳击能力的新手。

龙哉升入三年级的春天，在横滨体育馆进行比赛的一天，一个佣人给正在休息室里休息的龙哉送来一束鲜花。条子上写着“请津川先生加油干”。一时间，大家奚落起来。

“这个，可不便宜。谁送的呢？”

“拜托啦！”

“比赛前送来，这真机灵圆到啊，这位先生拳击被打趴下不能动弹，那可就不是担心什么花，而是不能不担心鼻子<sup>①</sup>啦。小龙，请你千万给我打赢好吗？”

“可我也不知道是谁送的呀！”

“别装聋卖傻！”

“真的！”

“嘿，出去看看就知道啦。”

到了龙哉比赛的班，他登上了拳击台，这天观众比较多，他从观众当中很容易地就找到了认识不久的三人帮。她们坐在前面第三排。都穿着鲜艳的服装，在观众当中只有她们这伙打扮得最华丽。更不用说英子穿的还是和服。

“来看拳击还穿和服，这又不是赏花。”

龙哉这样说了一句之后，临监人江田闭上一只眼睛看了看说：

“是那一伙吧？”

裁判念选手名单的时候，她们三人一齐又招呼了龙哉的名字。至现在为止的比赛里，龙哉还没经过这种事，他感到好象没预料到的什么事硬挤进自己的比赛之中来了，尽管扫兴地皱着眉，可还是举起一只手作了回答。

碰上个好对付的对手，对龙哉来说，这是场无聊的比赛。每当闪过从远处打来的拳，然后一个箭步冲向对方的胸前，一拳击倒对手的时候，龙哉只是清楚地听到了英子在拳击台下大声叫好的声音。龙哉仿佛被她的声音所鼓动，使出了没必要的过大的

<sup>①</sup> 日语花和鼻子读音一样，这里用做双关语。

力量。这种情况尽管他是知道的，可他为什么不能节省呢？听到铃声回到拳击场角上的时候，他产生了就象在赌扑克牌时把后边站着的观众放在心上的人的那种心情。龙哉第一次把观众放在心上。

第二局里，很快就被打得头昏眼花的对手，在倒下去接住他的时候，脑袋激烈地撞到了去年受伤的地方。裁判赶快把两人分开，由于双方拳术相差悬殊，裁判宣布龙哉获得了胜利，龙哉一边瞪着对方，一边用一只手按着伤口。血从伤口流进眼里。

“别摸！”江田喊了一声。

龙哉闭着眼睛从绳下钻了出来。

“津川先生！”

英子她们向龙哉打招呼。他睁开被血蒙着的眼睛苦笑了笑。

为了应急治疗，急忙换了衣服，江田护送他去医院，他们比其他从体育馆先走了出来。在门口英子她们正在等着。

“受伤了吗？”

“对手刚一倒的时候给撞上啦，以前破过的地方又破了。”

“不要紧吧？”

“没什么，可今天不能陪你们啦。现在要到医院去看看。”

“哎呀，要是那样就坐我的车去吧，车就在外边。医院在哪儿？”

“太好啦！那就拜托了。龙哉你一个人去吧，我还有比赛的事要处理。”

江田抢先同意了英子的意见。

英子打开车门对龙哉说：“你自己在后边躺着吧。”

“不要紧，用不着躺。可你穿和服能开车吗？”

“没关系。”

英子让他坐在司机助手座位上之后，迅速挂上了档。

去大学附属医院的途中，龙哉向前倾着身突然间冒出一句话：

“多谢你送给我的花。可是那样吵吵嚷嚷使人很难为情，比赛的时候真是叫我烦极了。”

“烦？我们还是特意来的呢，真对不起！”

三个人开心地笑起来。

“津川，没想到你这么不讲理，可以前没看见你这样……”

“烦人哪，特别是做那样的事，不能那样厚脸皮。”

五天前是个周六，对龙哉一伙来说，按照周末惯例，那天和往常一样在家换了服装，又回到了东京，可这天他们凑起来的钱格外的少，只有八千日元左右，怎么也不够五个人随心所欲地玩，所以这天不找女招待，大伙决定到哪儿去请良家小姐来作陪。可是到这时候去招呼熟识的姑娘也是个麻烦事，大伙认为，谁都没见过的不认识的也可以，于是决定去邀请在这一带闲逛的女青年，看见一个就邀请一个。话虽这样说，但一旦谈到谁首先去请的时候，这帮平时干那些无聊事情时极其厚颜无耻的，在说服女招待时比大人还有手腕的绅士们，竟一个个地往后缩，谁也不出头。因此，他们决定每人抽一张一千元纸币，谁抽的纸币号码最小，谁就担当这个角色。结果龙哉和西村号码最小。

一旦去邀请了，眼光较高的这两个人就大加评头品足，这个女人如何，那个女人怎样，一个个地加以评选，选来选去，走到了二道街、四道街，又来到了五道街，转悠到后面的小巷里的时候，西村发现了在林荫路拐角处的帽子商店里有年岁相仿并且都打扮得非常漂亮的英子等三个人。“先好好看看脸，按脸的颜色

买。”说话之间，她们买完了东西走出店来。三个人长得很相象，都是眉目清秀、五官端正，甚至连英子的右眼是单眼皮左眼是双眼皮都看得一清二楚。

“这三个人的鼻子长得好象一个模样，是不是现在流行的塑料鼻子？你说呢？”

两个人正在闲扯的时候，她们三人来到了大街上，象要雇车的样子，慌慌张张跑来的佐原说：“决定了那几个人，她们若是跑了，今晚上你们就别想喝酒。”

听到这话之后两个人向她们跑去，可是来到她们身旁之后，西村突然不知所措地踌躇起来，说道：“小龙，你比我小两个数，你先去，求求你。”

听西村说完之后，龙哉一想也确实用不着两个人同时去讲。

“好吧，那么，你在后边跟着。不然我要不高兴了。没抽好签嘛，就什么时候都得是我。”

两个人又跑了起来。等追到跟前，劲头又不知跑到那里去了，龙哉慢声细语地说道：“那个，喂喂，对不起……”

在莫名其妙地回头看的三个人当中，英子一面抚着手里拿的东西，一面微微笑了笑。

“有什么事吗？”

龙哉上前说：

“这、这个，我，我是 N 学校的运动……不，是拳……拳击队的津川，叫津川龙哉，对不起……”不但把拳击队和姓名，连对不起也都说出来了。

“噢，拳击！”

不知不觉地把轻量级都想说出去，但自己想这样能办好吗？在碰运气这一刹那，龙哉平静下来。

他心想，这可太愚蠢，被人拒绝了算什么事，一开始就提出

了无理的要求。但又一想，既然把名都说了出来，无论如何也要弄到手。

他感到有点紧张。就象在拥挤的人群之中，由于偶然的一点小事，被街上的流氓纠缠住时感到的既可笑又不好意思那样的紧张。他露出身处窘境的一点微笑。

这时西村悄悄地从身后溜了。只好单独说道：

“无论如何要追上你们，跑得上气不接下气……是这么一回事，我们是 K 学校的学生，今天大伙想玩一玩，可是谁也不认识女人，正在为难。于是大家下决心想请请哪位，看看，如果有时间请一同来玩玩，决不给多添麻烦。如果你们得便，能不能赏光呢？我们一共有五个人，方才找了许多人，可是连可以说话的人都没找到，很是失望。可以的话，请务必赏光！”

“哎呀，那可很荣幸！”

“可我们就三个人哪。”

“那没什么关系。没什么不礼貌的。”

三个人躲开了他，互相嘁嘁喳喳起来，过一会变成了一阵偷偷的嬉笑。龙哉在拐角处使劲儿地向朝着这边看的伙伴们摇晃着手。西村头一个跑了过来。

“这个，我母亲在前边那个 M 美容室呢，现在就打算上你们那儿去，可是大家把买的东西拿去太不方便，所以想把东西送到妈妈那儿，稍等一会儿好吗？”

“好，可你母亲能拿得了吗？”

“不，家里车子开来了，没关系。”

“那就请你好好说说，别产生误解。”

“放心吧，幸子你作人质留在这儿。”

“不，用不着这样。可否先把名字告诉我们呢？”

龙哉回去之后说：

“成功啦，有本事吧？西村你太不象话啦，逃兵！”

“对不起，我是生来就脸皮薄。”

“胡说些什么，今天夜里，罚你给大家做侍者！这三个女的名字嘛，叫英子、幸子和由纪。咱们有言在先，英子要由我来专门照料。这点奖赏是理所当然的！要没我，今天晚上大家就玩不成了。”

“嘿，英子就是那个左右不一样的瘸子吗？”

“你说什么，瘸子？”

“那两只眼睛啊！单眼皮双眼皮，一二，一二，这正是拳击运动员的爱好啊！”

“逃兵就是逃兵，别胡说八道啦！”

八个人互相介绍之后，决定到比较便宜的夜总会去，途中，“会计员”松尾对龙哉说道：

“能够用吗？怎么算计也不行啊。西村，还有抽签在你后边的趁早掏腰包，到时候会好办些，别等算账时让我一个人丢丑。”

“是够够的，八千元还不够的话，就得靠佐原的面子了。上次，他在这钱不够，就是记的账。但是，不能打女人的算盘，我跟人家说了，不给人家添麻烦。”

“大家捧你一个人当好人！”

当夜，龙哉几乎独占了英子。将近十一点，佐原为她们考虑提议结束时，她们三人异口同声地说：“我们也想回去了。”

西村对着佐原用手指打个响，然后说：“那么，再呆半点钟。”

龙哉领着英子来到了前厅，英子邀他到拐角处的空桌旁坐下，象毫不介意似地把手巾包着的東西交给龙哉说：

“这个给你，车钱，你们的腰包不是都空空如也了吗？”



“不不，……”

“拿去吧，我们没想到这样愉快！”英子把送回来的手帕轻轻地挡住，温柔地说。

“这很不好意思。实际是真差一点。”

“就是嘛。”

现在龙哉想起了那天夜里分别时，英子从车窗说的“过几天我去看你的比赛”的话。

“啊，那个手帕，回去的时候，松野吐了，护理他用后扔了。”

“烦人，多扫兴呀！”幸子在后面接了一句。

她们把龙哉送到医院后就立即淡漠地走了。龙哉用一种失望的神色，看她们使劲地按喇叭把车转过去开走的时候，他心里慌张，自言自语说：真笨，让他们随我到治疗室给我缠缠纱布就好了。

他缓慢地上了楼梯。迎面走来了一个吊着一只骨折的胳膊的面熟的足球选手，看到他的伤，显出要询问的样子，这时龙哉却先开了口：

“赢了！TKO。”①

“祝贺，祝贺！”

那人伸出一只手用力地握着笑了。

虽然是轻伤，为了不留后患，进行了精心的治疗，让他休息了一个多小时。快到治疗结束的时候，护士进来问道：

“有津川先生吗？您的电话。”

“正在治疗，请你给问问有什么事。”

当他从处置室出来问有什么事的时候，给他接电话的护士说：

---

① 由于双方水平相差悬殊，不赛完裁判就判定一方获胜。

“我问有什么事，我告诉她现在还可以来，她问了情况怎么样，我告诉说正在治疗。就这些事。”

大概是江田，龙哉边想边向外边走去。

一走出医院的门，突然后边响起了汽车喇叭声，可是没有汽车开过来，他迅速向旁闪开回头瞟了一眼。停着的汽车缓缓开动，英子从车里摆了摆手。

“怎么，有事吗？”

“把她们甩掉了才来的。”

“那你怎么知道我现在还在这儿呢？”

“打电话问的。”

“啊，那个电话是你打来的？”

龙哉坐在司机助手座位上。英子换上了西装。他很喜欢英子换装之快。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英子这个“埋伏”弥补了他先前的那点失望，出色地满足了他的愿望。那天夜里，他和英子喝的酒，使白天受的伤有些疼痛，尽管是这样，他们的心情还是很好的。

从那以后，两人常常见面。他和英子在一起时感到突出的一件事，就是英子是个交际非常广的人。在娱乐场所稍稍呆上一会，准有一两个男人或妇女向他俩打招呼。乍开始她向龙哉一一地做了介绍，可是由于龙哉表现出一副带答不理的神色，后来也就作罢了。而英子对打招呼的人的回礼也是冷淡的。龙哉曾想过，她所相识的那些人之中，男人和女人，哪一方面多？结果是男人多。但这难道应该指责她吗？即使英子和其中的人有什么事，可现在两个人还没有那样深的关系。假如有那样深的关系，那龙哉究竟为什么要责备她呢？如果说他对英子具有一种特殊的感情，那也许是另当别论。可是，就龙哉来说，在他同

许多女人的交往当中，即使那些人都是情场中的行家里手，也不过除肉体之欢而外，没有什么能使他陶醉的。

对龙哉来讲，在这样下流而龌龊的城市里，所谓恋爱，是不必去想的。即使说，瞬息之间他曾有过这样的憧憬，但他周围的女人，不管她们是卖身女也好，还是良家女也好，也只不过是突然间残忍地掐掉了少年心中天真烂漫的幼芽而已。谁能说英子本身不也是这样一个女人呢？

在他们这样年龄的人看来，人们所具有的一切感情都物质化了。就连极其重要的恋爱不也是这样吗？大致说来，在他们之间，恋爱这个词，常常只是被用来表达离奇的意思。这个词只剩下了一点表示难为情或极其无聊的意思了。令人吃惊的是，那常常在他们的伙伴之间，被用于嘲笑尚未和女人发生过关系的朋友的一句话。如有人说：“那家伙正在搞什么恋爱，所以不了解女人。”就是这个意思。

父子之间的亲情也好，友情也好，不全是一样吗？只是对于母亲来说，他们还是撒娇的孩子。他们不仅对自己的母亲，就是跟亲密的朋友的母亲也常常要撒娇的。他们一旦离开了母亲，把视线投向外界社会，接触了女人，却不知不觉地使他们失望，于是，他们又逃回到母亲那里。可是，在这条道路上，大多数人作为所谓“被遗弃的人”对女人有所了解。大概是这种经历养成了他们那种畸形的对母亲的撒娇姿态。所以，在他们当中，谁的父亲另有新欢，抛弃了家室，而母亲为了赌气也找个年轻的情人，于是他就将母亲一脚踢开，对于这样的朋友，他们是以惊愕和有些羡慕的心情加以欢迎的，无意之中这样的人受到了大人的对待。可是，在这样的感情之中，一点也找不到责难的影子，说起来真令人感到奇怪。

就拿友谊来说吧，他们在伙伴同事之间，关系是很好的，可

那决不是过去的高等学校学生们所看到的那种诚实的友谊，而是与那相距甚远的友谊。他们之间表明的友谊，不论在什么情况下，都是和自我牺牲毫无关联的。在他们的友谊之中，必定有个计算得恰到好处的借贷对照表。总是往赤字栏里填写的伙伴，不久就会被抛弃的。在他们的言行里，必定有这种冷漠的若无其事的计算。他们在日常生活中，对于那种大起大落，担着大风险的交易是绝对不干的。这个交易额的最高数，在伙伴之间虽有一点差别，可是他们必须严格遵守那个限度。这是他们之间的一种道德。他们的友谊，自始至终是在这上面产生的。并且，他们进一步使这种友谊达到极其严密的程度，这决不能说是由于年龄，而是来之于同谋者的感情。这种感情是通过他们共同进行的野蛮而粗暴的胡作非为所结成的。

他们追求女人、交易、打架、恐吓等等不道德的事多得很。这决不是由于年轻幼稚。他们常常精心策划，设下极其巧妙的圈套。人们对他们这些恶作剧只是蒙上一个所谓“年轻”的暧昧的面纱，装作视而不见而已。

如果大人们，让后代人珍惜而不要破坏他们创造的世界的话，那么，他们所担心的决不该是共产党。可是，实际上，他们却怕得了不得。他们在这个干燥的地盘上，不知不觉地用自己的手创造了新的情操和道德，而且，在这些新的东西里，不就培养了更新的人吗？就象长在沙漠里的仙人掌，虽然干渴，却洋洋得意地开着花。但是，在这干涸的地盘上开的许多花，如果不想脚下的土壤已干，那才是悲剧。

作为人们谴责他们的依据的大人们的道德，才是他们实际上极其厌恶的有意无意地要加以破坏的东西。他们觉得，道德的乏味和无聊简直达到了令人难以忍受的地步。大人们认为扩大了的世界，在他们看来，实际上反而被缩小。他们要求一个开

阔更开阔的活生生的世界。把人生来的纯真的感情当作物来一一加以衡量，这种办法究竟是谁首先搞起来的呢？

龙哉也是属于他们之中的一个人。他是跟母亲特别撒娇的孩子。但是他对父亲的感情，不知是从什么时候，为了什么，总是别别扭扭的。还是在拳击刚开始的时候，一天晚上因为练习晚了，回来时在横滨等候换车，他看到父亲坐在二等车上，于是他也坐了二等车，跟父亲一同回来。他缄默不语地坐到宽大的座位上，这时他忽然想起了每天早晨拉着父亲手上学的邻居的那个小孩。

龙哉在家吃完晚饭，拖着精疲力竭的身体躺到床上，不觉自言自语起来：

“啊，累垮了，还是二等舒服啊！在练习期间买二等月票吧。”

父亲听到他这么说，把晚报唰啦一声放下之后说道：

“你说什么？那可不是开玩笑，你是学生呀，别那么狂妄！若是那样的话，运动别干了。首先，爸爸不是那样的财主啊！”

龙哉心想：不是财主？在这一刹那，他从心里憎恨父亲。

从那以后大约一个月的一个星期天，父亲的母校举行定期小船比赛，父亲是老校友运动比赛队成员，为了参加这次比赛，把滑小船的练习台拿了出来，进行了练习。

“爸爸并不衰老啊，瞧瞧这肚子的肌肉。这和你们的锻炼方法不同。喂，拳击选手，打打这儿看看。”父亲说。

龙哉碰了碰爸爸的肚子，肌肉是很坚硬。父亲运足了气。龙哉对准就来了一拳。

“嗯，有劲，可过猛了。你这小子怎么真猛劲打呢？”

一边说着一边坐到了练习台边上，龙哉看到父亲冷冷的目

光不觉大吃一惊。

第二天早晨，母亲看到父亲吐了口血责备了他。龙哉听到这事之后蔫了。

过了片刻他才开始去练习拳击。脸肿了的龙哉，回来时给父亲看了看脸说：“瞧，今天搞得一塌糊涂！”

这对龙哉来说，是他任性的报偿。可是，他看到父亲板着脸说“不要紧吗”的时候，使他感到好象辜负了他的心意，他失望了。

他对恋爱也完全抱着达观的思想。当他考虑恋爱的时候，只能想象到自己和某一个女人在什么地方乡间森林之中裸体跑来跑去的情景。怎样去好好地打扮那个女人呢？连最可靠的自己也不知道。这早已不是年幼无知、想法天真这样的问题了。

因此，他向英子要求的，也不可能是能登大雅之堂的东西，如果说和一般人有点不同的话，也许不过是在他搂着英子跳舞的时候，不知为什么没有立即去想象她的裸体，仅此而已。

大体说来，他没有向他所交往的许多女人要求什么。他与之来往的外界的女人，不论是卖身女还是良家女，都一一破坏了他向女人刻意追寻的梦想。因此，他到处追求新的女人，同女人们追求新的时尚，任意更换服饰是并无二致的。在时髦的背后，哪里有什么女人的自觉呢？那里有的难道不是没有止境的欲望吗！象女人追逐时髦的服饰一样，龙哉也在追逐新的女人。

的确，根据不同的时候和情况，就龙哉这些人而言，女人是不可缺少的装饰品。他们就象女人们互相展示新衣裳一样，彼此给对方炫耀新的女人。在这种情况下，要是同伴中有谁忽然介绍一个在大家不知道情况下交上的女友，那就象穿了一件不合时代的短西服那样的难堪。

但是，如果说时尚的演变始终反映着女人的历史，那么，也许可以说龙哉嗜好女人的变化，就是他这个人的历史。正如“历史是重复的”这句格言一样，他的历史也在重复。不过，对他来说只是单纯的重复而已。每当他搂抱一个新的女人都会感到乏味，但在乏味和倦怠的深处，不外是贪婪的嗜好。事实上，龙哉对女人的抚爱，简直寡情到了可怕的程度。

英子有什么东西使这样一个龙哉迷恋上她了呢？

接近夏天的时候，英子来到叶山准备消夏的别墅，顺便访问了在逗子的龙哉的家。龙哉邀她去坐了游艇。傍晚，从船上下来的英子说，已经这个时候了，再回东京不方便，决定在叶山留宿。因此，他又把英子领到他家。吃过晚饭，他劝她洗洗澡。英子洗完澡，被龙哉领到建筑在院子里的他住的偏房，然后对英子说：“我也去洗个澡。对不起，请稍等一等。怎么样，今晚还不错吧！”

两个房间的偏房，有个两间房大的走廊，那里有球，铺着体操用的棕垫，从很粗的大梁上吊下沙袋。英子打了打沙袋，沉重的沙袋一点也没瘪下去，手掌感到非常粗涩坚硬。不知为什么，英子反而高兴得轻轻笑出了声。

从浴盆里出来，用水冲着全身的时候，龙哉对英子下了决心。他步出浴室，在光着的上半身上搭了一条毛巾，刚一走进偏房就从纸糊的拉窗外边招呼一声：“英子！”

.....

龙哉拉开拉门，就那么赤身裸体地走了进来。英子坐着没动，一只手支着身子往上瞅着他。她的嘴角挂着微笑，龙哉看到她的眼睛发出了未曾见过的炯炯的光芒。那仿佛是想弄清龙哉是什么心意的眼神，又象是善于占卜未来的调情似的神秘而炽热的眼神，龙哉对这种眼神虽然感到惊慌失措，却认为是美的。当他走近一步时，英子爽朗地笑了。

“你打打沙袋给我看看。现在就去，我请求你。”

不知什么原因他没有拒绝，照她所说的那样用尽全力猛击沙袋。在激烈迅速而又连续的拳击下，沙袋瘪了下去。当他放下手回顾的时候，英子拥抱了他。

他抱起英子，随手拉上窗帘。被放到床上的英子咯咯地笑了。

“喜欢你。”龙哉破天荒向一个女人说这样的话。

可是，不一阵他就被英子征服了。是迄今为止他所抱过的任何女人都未曾给予的最初的感受使他的手发狂了呢？抑或是对挑战的龙哉，英子以更强烈的反应接战而使他失去了主动呢？英子狂热地用比龙哉企望的更多更美的馈赠吸牢他。龙哉在把她抓到手中贪婪地蹂躏之前，就交换了身体的位置，做了她情网里的俘虏。他没有完全夺得她，反而被她夺了去。事情就这样完结了。

龙哉在看着睁开了眼睛的英子，他的眼神中充满了对于比赛中强敌的敬意和亲爱之情。但是，当想到败北的自己的时候，有一种再去碰碰强敌，也就是一种交织着复仇的激动与残忍的喜悦的感情向他袭来。

第二天，从外面进来的佐原对正在练习的龙哉硬邦邦地说：

“喂，英子在外边呢！说进来不好意思，让我叫你。”

“真麻烦，现在离不开呀，能不能给我招呼到这里来？”

“好吧！”

不一会，英子跟着佐原走进体育馆。她里边穿的是黑色紧身衣，外套一件雪白的薄罩衣。周围的人象观看披着白大衣的选手上场似的，用被刺得睁不开眼的目光盯着她。英子来到拳击场边上，举起一只手说：



“你好，我请你来了。”

“什么？”

“哦……”

江田对很快就结束了练习，从存衣室出来的龙哉说：

“是‘那个’的姿态，别过于紧张啦！在练习当中有反应。战三局以上勉强啊！”

从那天开始，两个人一连相会了三天。第二天，他已经忘记了同英子的胜负而被她玩弄了。但最后一夜，龙哉发现她的眼睛下边出现了青黑色的眼窝，他认为这是他自己挽回的分数。

大约一个星期之后，龙哉在夜总会看到英子和一个不认识的男人在一块儿。英子用眼睛向龙哉笑了笑，点点头之后又和那男人小声细语。龙哉忘了自己领着的女人，不由勃然大怒。这同以前英子领着他，在别处投给他们寒暄的男人的眼神不是一样吗？他有生以来第一次为了女人而嫉妒，然而他自己却没有注意到。在他的心中，只是培养起对英子这个女人的奇妙的反攻心情，于是装作不知道的样子走了过去。他认为，让英子看出是对她挑眼，那本身就是自己的失败。

英子究竟是出于什么动机拥抱龙哉的呢？

就那时的英子来说，龙哉不是和她迄今交际过的男人们同样的一个男人吗？英子与委身过的那些男人的关系，最终来看结局都是一样的。同那些男人在一块，吸引她导致那一步的，只是男人长得不象日本人的大眼睛啦，男人吹的中音黑管的悠扬动听的音色啦，穿得合身别致的西装啦，或者是拳击镜头中的生

动的印象之类的东西。这些都是她闺房的装饰。在这种令人沉醉的氛围中，即使多少有些不同，他们也都是一般的男人而已。英子从他们那里绝无更多的收获。

约在三年前，她有一个相爱的男人，父亲也同意她跟这个男的相处。在初次约定许身于他而去汤河原饭店时，为了避开家人耳目，两人说好各自从家里到饭店相会。英子先到了。等不多时，从小田原医院打来电话，通知说那个男人因在途经东海道铁路岔口时出了事故而丧生。他死之前说到了英子和旅馆的名。她驱车飞赴出事现场，看到被撞碎了的男人的车时，突然间，一种虚妄的俗念闪现在她的脑海：我一定是个尅死心爱的男人的女人。

英子是个早熟的女子，在很小的时候，她的孩子的心灵中，对两个表兄都有过爱恋之情，不幸的是这两个人都死于战争。愿以身相许的男人都死了，命运辜负了她的心愿。从那以后，英子下了决心，不把爱情给予别人，而要向别人夺取。

她第一次勾引的是一个朋友的新婚的哥哥。她对恋爱结婚的男人的热情是十分嫉妒的。在她的勾引下，那个男人忘却了初婚新妻，迷恋上实际对此事尚一无所知的英子。等那个新娘注意到英子的存在时，英子已经和那个男人分开了。

这个男人轻易地就从英子那里夺走了爱恋男性的女人的天赋。英子越是使用她那种变态的追求手段，就越发失去了她所要追求的东西。只是在低低的呻吟，或者纵情高叫的瞬息之间，她才相信获得了爱。可是片刻过后，看到紧张已经松弛，搂着的男人的眼睛在瞋视着睁开了眼睛的自己时，她又后悔地说：“啊，还是不行呀！”陡然醒悟到，现在的自己，跟脸色苍白，驾车飞驰去看死于车祸的心上人时的自己，都和死去的那个男人一样，是失去了灵魂的人。

在奇妙的都市生活里，好象是奇遇一般，形形色色的男男女女结合起来，又分离开去。英子作为那种生活中的角色之一遇上了龙哉，她居然被吸引住了。对这一事实，英子看得很重要。因此，结识以来的两个多月，从她这方面没有进行任何的试探，这就是在他俩的邂逅之中，英子默默地有所期待的原因。

然而，不久临到龙哉挑逗拥抱的时候，英子的悲观的秉性，没有为了使自己刹那间陶醉而去恢复失掉的女性的天赋，也不想一心一意将它夺回来献给别人。那第三天夜里，如果说她的脸上出现了失望和焦虑的阴影，实在应该理解是向着自己的。

一星期后，英子领着朋友由纪的哥哥来到夜总会时巧遇龙哉。奇怪的是，当时她竟产生了注意龙哉的表情而窥探他的心情。

龙哉当时不仅嫉妒而且感到屈辱。对他来说，屈辱甚至也是个新鲜感受。有一次从S街音乐厅出来，被一个有点名声的脱衣舞女勾搭上了，不多时，那个女人的情夫，街道的一个有势力的年轻人恫吓他，要他们断绝关系时，他还很漂亮地躲过了那家伙打来的一巴掌，说了声“明白了，那么，再见！”依旧威风凛凛地走掉了。

在夜总会碰上英子以后的第六天是个周末，龙哉在练习场练习时，江田用佯作不知的腔调问他：

“英子近来怎么样？”

“还是那个样，常见面。”

“是吗？那么说，前天在黑海舞厅和英子跳舞的是你啦，我招呼你就好啦！”

龙哉斜眼溜溜江田，显出一副慌张而又捉摸不定的眼神。这天龙哉径直回到了家里。

当夜，和以往的周末一样，龙哉又同他那一伙到餐厅来玩。其中有个指名招呼来的女招待，不知为什么离席而去，坐到舞池那头的结帐处就不回来了。一开始好说歹说请她来的西村急躁起来。龙哉坐在那里伸了伸懒腰，向那头瞟过一眼，猝然觉得三个客人当中，居中的那个边说边比划逗得女人艳笑的男人很面熟，再搜寻一下记忆，想起此人正是英子那天晚上领着的那位。他揣度，这也许就是江田前天在黑海舞厅碰到的那个人。他若无其事地向女招待问明了那些人的出身来历。女招待告诉他一些前所未闻的名字：

“那是乐队首席演奏者，五朵玫瑰。大概吹小号，听说是最近到黑海舞厅的，很出名！”

那个男人下舞池时，他也邀个女人跳上了。龙哉存心要踩那个男人的脚，一边跳着一边带着女伴靠近了他，不料从旁边冒出一对舞伴，在躲闪这对男女的转眼间，龙哉的脚反被那个男人踩上了。龙哉正耐着性子关注这一事态时，那家伙只是毫不介意地瞅一下他的脸，扭头就过去了。难道他没注意龙哉当时的眼神吗？知道而又不道歉就过去，这也许是因为龙哉穿了一身使人看来又瘦又短的西服的缘故吧。那家伙长得的确很高大，龙哉话到舌尖但又忍了回来。回到自己的座位上，他先让女招待看看全屋有没有本地的二流子，知道不必担这个心之后，他把大伙聚拢到一块，研究了行动步骤。个头最矮的招人笑的田宫去招呼那个男人。为了不伤手指，西村解下带子，龙哉紧紧地缠到手上。那男人看到只田宫一个，上钩离开座位走上楼梯，田宫灵机一动地说：

“你这小子，什么玩意儿冲昏了你的头脑，要告诉告诉你吗？想听吗？”

“啊啊……”

“好吧，那么，你问问后边这个人。”

那人信了这话，没想到一回头，龙哉就用全身的力量朝他吹号的嘴唇和鼻子那儿打去。那男人象飞腾似地摔落到下边的舞池里。幸好铺有地毯，没受大伤。手捂着上唇裂开口子的嘴，好不容易才爬了起来，血从他的手指间流下来。龙哉走下楼梯时，一边推开他的手，一边拧他的脖子说：

“你知道为什么让我敲打了吗？”

那男人用下唇舔着伤回答道：

“因为踩了鞋吧。”

“你这小子，明明知道，方才为什么硬装懵懂？”

龙哉突然从下边又向他下巴击了一拳。他的伤口更大了。龙哉走上楼梯，一边使劲儿地掸着没有弄脏的手，一边说：

“从明天开始，暂时摇不合拍的椰子瓢代替小号吧。”

龙哉象看武打电影的孩子一样，对自己的举动感到兴奋和过瘾。

以后龙哉把这件事告诉了英子，她很高兴地拍着手笑了。看到她高兴成这样，他也跟着笑了，再次感到心满意足。

“哎呀，龙哉，你吃醋了！”

英子说完，好象有什么新发现，又笑了起来。

龙哉心想：“我是吃醋了吗？什么吃醋不吃醋的，那都无所谓。”

打倒了那家伙，真痛快！连英子都乐了。这可真够劲！龙哉还在回味着。

痛击那个男人的时候，真感受到什么吗？他自己也不清楚。强作无聊的解释，日后能使这类行为产生什么有意义的后果呢？他只是满足于想那样做就大胆地去做。对他来讲，更重要的

是自己最想做的是，是否如愿以偿。没有必要去问为什么。即或事后有所反省，那也只是想想是否成功和心满意足而已！其它的感受毫不足取。所以，他从来没有“做了坏事”的自咎，也不可能有什么“犯了罪”的念头。人们是从他的行为的表面现象来判断他，而他则由行为的内容来理解自己。

对待过去那些女人，他也从不是登徒子一类的男子。实际上龙哉追逐女人，最后也就是为了击败女人罢了。做到这一点，他就称心如意了。因此，在酒吧或舞厅里，遇有钟情的女人反来勾引他时，他权作不知，从不上钩。

所谓在行为之中认识自己，往往要在遇到抵抗时才更明确地意识到，至少说龙哉有此感受。因而他乐于全力以赴地去在干中领会。

当晚，两个人在市郊的旅馆住了下来。然而依旧是英子自己陶醉了。

夏天很快来到了。龙哉和哥哥道久重新给游艇涂上了油，这是哥俩每年必定要做的事。抹上油灰，盖上纸，他们一边就象女人修饰皮肤一样细心地修理慢圆形的C·H·S船体，一边联想起去年夏天和今年以来所发生的许多事。一个险毒卑劣的朋友用自己的轿车作圈套，骗了几个女人。他们哥俩毫不示弱，利用这艘游艇玩了更漂亮的把戏。龙哉曾向他的这个朋友夸耀过：“和游艇相比，能上小汽车当的，准是低一级的女人。游艇就不同了，在海上穿衣服的人少，由于裸体，彼此不看得更清楚吗？再说还没有警察。”

为此，只在东京有家的这个朋友，便死乞白赖地央求他父亲很快也给他买了只汽艇。

哥俩每年都是一到往汽艇上写名的时候，不免就要争论一

番。他们是每年都给船换名的。前年在哥哥提议下叫DANDY，去年龙哉一口咬定非叫MOTERU(群爱)不可。今年则比去年还煞费心思，给它起个ONORI(爱艇)的女性的名字，可是道久反对，他说：“又不是女人，叫这名字没意思。”争论结果，按轮流起名的办法，今年决定采用道久从法国小说家写的游记之中找到的名字BELAMI。

“倍拉蜜？倍懒霉<sup>①</sup>，啊，可以。”龙哉同意了。

暑假已经过去两周了，西村从夏山回来之后，他们那个团体的一伙人都来到了龙哉的叶山的别墅。津川哥俩不喜欢海水游泳场的嘈杂拥挤，转到了临近西村别墅一带的海岸。船进港之后，他们把船拴到了桩子上。

不久，东京来的游客们要么往高原那边走去，要么就把他们的战场转移到湘南的海岸。英子来到了叶山别墅。他们俩时常到原来是贵族别墅的海滨俱乐部和饭店来游玩，或者乘汽艇到更远的地方去玩。可是，在另一方面，龙哉也取得了一些实打实的战果。百货商店的女售货员啦，杂志不常见的时装模特儿啦，即使长得很美，要叫他来说，那也完全是些头脑简单的低级女演员。

龙哉时常向英子透露这方面的事，而英子听后只是一笑置之。龙哉看到这种表情，觉得大煞风景。

八月里的一天，在风平浪静的傍晚来到之前，龙哉邀了英子，带了酒和晚饭坐船下海了。他们在海上吃了些东西，夜幕降临了，海风还在刮着，他们一边乘着凉，一边说是要回去。可是别人的船都开回去的时候，他的船却向海里开去。船开出了港向江岛方向驶去，船开到稻村崎海面一带时，风完全息了。龙哉抛了锚，把船帆降了下来。这里一片寂静，不知从落日的海上的

<sup>①</sup> 日语倍懒霉是混蛋的意思，其读音与倍拉蜜相近。

什么地方飞来了发出翅膀声音的蜻蛉，它们落在桅杆上再也不动了。逗子的饭店灯光清晰可见，偶尔可以微微地听到在由比海滨高速公路上行驶的汽车喇叭声。两个人吃了晚饭。在夕照余晖映衬的天空下，从英子打开的手提式三用机里，缓缓流出人们喜欢听的悠扬的旋律。假如没有微微的冲击船舷的水声，海就成了为他们两人磨光了的舞池。

“嘿，真想跳跳啊！”

“这儿跳不了呀，是吧？”

“怎么也不行，太窄了，若是巡洋舰甲板嘛……”

夕照消失之后，在黑暗的水里有时不知什么东西闪出光亮。鱼就在身旁跳跃着。

“是什么呢？也许是夜光虫。”

“是鱼吧，是鲛鰩鱼！”

“真没想到。”

这时月亮还没有露面。龙哉脱掉夏威夷衫时说：

“我游一会儿。一喝了酒就又有点热起来了。”

龙哉从船尾跳了下去。在黑暗的水面上泛起一阵波纹之后，就静悄悄地再也听不到声音了。英子总觉得好象龙哉再也漂不上来了，不安的眼睛死死地盯着水面。忽然从远处传来了水声，他从水里钻了出来。

“喂，不来吗？水可温和啦！”

“等一等，我也去。”

英子从船边进到水里时游艇摇晃着碰得水发出哗哗的声音。黑暗的水面上什么也看不见。在向有声音的方向游去的时候，她又心神不安起来。回头望望，只有船在那模模糊糊地漂浮着。

“龙！”她招呼了一声没有回答。当她害怕正要回去的时候，



龙哉在她的旁边笑了。

“喂，在这儿哪！以为我丢了吧？”

正在游向龙哉的时候，一个滑溜溜的发光的东西从她的皮肤擦了过去。

“哎呀，那是什么？”

“是海蜇吧。你向水里看看，相当多呀！都出来啦。”龙哉对搂着的英子说。

“回船吧！总觉得害怕。”

“胆小鬼！”

“可我……”

英子一边说着一边用两只手抓着龙哉的肩膀，此时，龙哉突然间把英子紧紧地搂住，把嘴唇贴上了她的嘴唇。紧紧地拥抱着接吻的两个人忘记了踩水，就那样沉了下去，他们急忙慌慌张张撒开手游了上来。两个人一同嘿嘿地笑出了声。

回到船边，两人围着船游了起来。当互相从对面的船底钻过来碰上的时候，英子白晰的胳膊、腿从龙哉的眼前漂动过去。在他们的身底下，闪闪发亮的圆圆的海蜇漂流过去。这情景有一种无法形容的神秘的美。

过一会儿，两个人上了甲板，滚倒在帆布上，不等缓口气就狂吻上了。海水从龙哉的水淋淋的头上流到前额，再由前额经过面颊流到两个人的嘴唇，他们接了多次带着海水咸味的吻。两个人同时开始给对方脱游泳衣。紧贴到皮肤上的湿漉漉的游泳衣是很不好脱下的。互相之间虽然是几乎要把衣服拽碎了的焦急，可他们的嘴唇并没有离开。

船逐渐恢复了平衡，可是却在摇动着。这变成了他们过去不能知道的深沉的陶醉和无比欢乐的摇篮。英子和龙哉此时才发现，互相通过对方的身体所寻求的那个一直在憧憬的梦境终

于找到了。两人时而停下来，一动不动地洗耳静听。游艇仍然在摇动着拍击海水。听清之后，就象睁开眼睛看看自己的周围满意地再入睡的婴儿一样，两个人再一次沉入梦境。

月亮刚从港口后山爬上来。英子从龙哉的肩下眺望着它。她看到冉冉升起的月亮，相信自己得到了爱情。并且，她希望月亮越升越高，月光越来越亮，象白昼一样单单照耀他们两个人。此刻，她才真正成为能相信儿时常听到的月亮故事的女人。可月光为什么朦朦胧胧地看不清了呢？她这时才觉察到自己流出的眼泪。

不久，月光亮起来了，水面传来了微风。前帆在缓缓地飘动。在夜风的吹拂下，发烧的面颊感到清爽宜人。龙哉把主帆支了起来。两个人拥抱着一同握着舵柄。船向港口灯方向滑去。船明明在不停地驶着，可总觉得灯光还是那样遥远遥远。退了潮的逗子海滨的别墅和饭店的灯光，一道一道地向远方照射着，一直远远地传到水面上来。

“有点象里维拉的风景啊！”

这样说着，龙哉又吻了英子。

从这个夜里开始，英子变了。她从此才觉得不是孤零零的一个人了。在那一瞬间，她贪婪地追求着龙哉的爱，同时也把自己的一切给了龙哉。英子心想：好容易才算有了真正的爱。

对于人们来说，爱情归根结底不能是持续燃烧的激情。那是在肉体与肉体结合的瞬息之间放射出的激情。人们只有在那一瞬间是用肉体紧紧结合起来的，事后剩下的不过是视网膜上留下的激情的残影罢了。

至少说来，英子那一夜是和龙哉结合起来了。因此，她才能勉强地恢复了自己是个女人的自信。从那以后她强烈渴望对她的爱抚。并且，这种心情变成了她对龙哉的真实的爱恋之情。

可是，她不是过于兴高采烈了吗？后来，英子也犯了许多女人所犯的错误。她在肉体得到陶醉之外还要把龙哉抓在手里。这是她对爱情的明显的错误估计。如果说这是聪明的英子明明知道而又不得不那么做的话，那就不免过于性急而可悲地改变了当今女人难以改变的处世方法。然而，龙哉不能理解这种女人的可怜。他没有变化到那种程度。他反而利用了出现那种状态的英子。

就龙哉来说，即使说对那天夜晚发生的事事先有所估计，那不也是奇异的新鲜的经验吗？不可以说他也是才懂得女人吗？他把残忍的蹂躏，换成了引导英子把她的陶醉变成自己的陶醉。在被水弄湿了的甲板上拥抱的英子是不应该算作过去那些女人中的一个的。他体验到同夏天之前，在他家里时完全不同的感受。他心想：我也会有这样的事。因此，那夜他把英子送到家，离开挽留他的英子就直接回家上了床。和英子在一块儿，他为什么甚至会感到羞耻了呢？这说明他对于女人还是个幼稚的少年。

龙哉哥哥道久回来换衣服，看到弟弟房间已挂上了蚊帐开着灯，他就从外边招呼龙哉说：

“睡了吗？现在才十一点哪。听说今天夜里饭店有晚会！不去吗？今晚可是机会呀！”

每天晚上一到十点钟，集会在西村别墅的一伙人，一送走每个人的对象，他们就齐声欢呼：“扑灭处女运动万岁！”然后就拥到有乘凉人的深户和逗子海滨。在乾渴的季节里，猎获物出乎意料的多。即使这样还一无所获的这群人，一到十二点钟，就都挤上停在海岸入口的朋友的车，又到邻近街里去逛女人。

“今天晚上太累了，想睡，你玩去吧！”

说完了他就闭上了眼睛。耳畔仿佛还听到船舷冲击海水的

声音。在蚊帐上飞着一只萤火虫，在看那个小小的光亮的时候，那萤火虫好象越来越大而逐渐模糊不清，最后变成了在黑暗的海底所看见的海蜃，他呼呼地酣睡起来。

第二天上午十点起床，进行了每天不可少的练习之后，英子给正在吃饭的龙哉打来了电话。

“……没有特殊事。可你今天也要来，不知怎的就是想见你。”

“只是不知为什么吗？”

尽管这样说，他还是照样赴约去了。

不久，英子跟上了龙哉，凡是龙哉去的地方，她都要露面。龙哉对此逐渐反感起来。

龙哉心想：那时候和平时的关系是不一样的，究竟对那件事是怎么个想法呢？

老缠着龙哉的英子，终于对他和那些跟他调情的女人的来往，也嫉妒起来了。有一天西村说：

“你呀，真蠢。是不是被摆出老婆架势的英子给管住啦？要当心！”

他们队里的一伙人，在假期来到了叶山，带着几个常去的酒楼的女招待到夜总会的时候，英子也跟着龙哉去了。英子一直一动不动地坐在同一张桌子旁，等着他邀请跳舞。

“我跳的时候，你不要那样死盯盯地瞧着，跟谁跳还不一样呢，无聊吧？”

“还好，这样满可以，不用你操心。”

没好气回答的英子使他感到烦极了。他一赌气这晚便找来喝得酩酊大醉的女招待鬼混一通。偶尔向英子偷瞥一眼，她总是眼珠转也不转地凝视着这边。他充分意识到她的视线的含意，

偏偏故意地和女招待干了几杯。上厕所回来的女招待，搜寻离开座席的龙哉喊道：“哎哟，咱的龙哉上哪去啦？”听到这话的英子，脸色顿时变得苍白了。

对待英子的残忍的习性在龙哉身上重新滋长起来。英子再也不能象以前那样把他吸引住了。在她家别墅中英子的房间里两个人相抱的时候，他不曾为那激动陶醉过，而是彻底地蹂躏了英子。她甚至向没有预料到这样的龙哉发出了哀告。

英子已经丧失了抵抗能力，那龙哉为什么还对她留恋呢？这样的残忍只是冲向英子，其中的奥妙连他自己也不懂。那天晚上英子拥抱他的时候的激情，他只能报以这种残忍的态度。这是怎么回事呢？自己的恶作剧和以前不同，看到她的惊人的忍耐力，他就想出了更加恶劣的折磨方法来。

英子想把龙哉拉回到那天夜晚充满激情的梦境中去，她三番五次地恳求龙哉还象那天傍晚一样把船开出去，但他没有答应。可这时候，龙哉却邀请了另外的女人干了同样的事，而且故意讲给她听。看到英子听了以后痛苦地闭上眼睛，身子发抖的时候，他感到分外满足了。

“死了你的心吧！不是什么事情都能够象头一次那样好的。”

英子确实早已丧失了抵抗他的所有能力。他现在的所作所为，虽然是为了使胜利的快感更加浓烈，但还不是致人于死地的那样最后一击，而这却象一刀一刀地割她一样，在反复地进行着，每当龙哉再次如愿以偿之后，他都感到了满足。

他心里想到：我还并不讨厌这小东西啊！

对他来说，这种行为不干个够就不能理解和满足。她已经和自己合为一体了吗？那么，这种残酷的方法，是近于疯狂了的爱情的一种表现吗？

不，他还没想到那里。龙哉只不过是一个把自己所喜爱的

玩具打坏才罢休的孩子，而且爱上了的那个女人，也可能甘心把自己的身子当作玩具。

不久，得到住在油壶别墅的道久的朋友发来的邀请的时候，他们去邀了两天前结识的自称某女大英文科的几个伙伴。到底是英文科的女学生，她们随便地起了外国名字互相招呼着。可能是从爱读的小说中借用的名字，比如说，什么艾路扎呀、萨莉、玛丽、米齐等等。龙哉哥俩加上西村、田宫、佐原和英子共十个人，乘龙哉的C.H.S牌和西村父亲公司的明星牌游艇，从海上去访问。田宫和米齐先乘上C.H.S牌。龙哉安装船舵时冷眼一瞧，英子正在靠岸壁处系着的明星牌游艇上放置旅行皮箱。两个人对看了一下。这个时候龙哉再次看到英子眼里那种挑逗似的眼神。他垂下眼睛，笑了笑，大声招呼萨莉。英子走到握着明星牌船帆绳的道久的旁边并肩坐下。道久显出不安的神色瞧着弟弟。龙哉装出一副什么都不知道的面孔。这样道久才安下心来。

英子在船上脱下花大衣，展示了新的金红色防水衣。不知为什么，这个颜色耀眼地映在并排航行的倍拉密上的龙哉身上。他紧一紧帆绳赶过了她。船开到远海，风大起来了，道久两手撒不开帆绳和舵把，英子又喂他果汁，又往嘴里塞火腿面包，把他的两腮塞得鼓鼓的。不知是什么缘故，龙哉猛然地觉得很不是滋味。报暗礁的钟声随着波浪震响着，海水变了颜色。

“田宫，往前边瞧着点儿！只有一个地方能过去，从这边走更近。”

提上一半船锤使船底吃水很浅的时候，他就往那里闯去。

“喂，停住，停住！”

道久在后面喊。

到了油壶，海湾上的风住了，来迎接的汽艇把船拽到岸边。

油壶的陆路交通不便，只有小小的渔村和外国人住的别致的周末休息室。在海湾岩石和岩石之间的干净沙滩上，不知名的白花一到晚上竞相开放。

当天晚上，和邻近的年轻外国夫妇混在一起吃了热闹的晚餐后，大伙选好了对象就各自划木船或乘汽艇，到了被岩石隔着又和陆地不连接的沙滩上。龙哉留下西村一对，领着萨莉迅速地从汽艇上跳下来。

“掌握点时间，过一会儿就回来，别叫我傻等！”西村喊道。

“喂哟，西村他们走啦，在这儿干什么呀？”萨莉不安地问。

“别装傻！”

“我害怕。”

龙哉抱起萨莉就走进野花争艳的草丛。

他知道了萨莉还是头一次。她在哭着。

“怎么？现在你还哭。”

“可是，没想到会干了这样的事情。我是你们邀请来的，和那些女人不一样。”

“没啥两样。不过你有你的优点哪！”

要是当英子的面这个女人也这样哭，该多么开心呀！

下船玩的道久和英子，错过了坐汽艇的时间，道久没有想到这一夜和他做了伴的是英子。

第二天，在欢乐的人群中，萨莉和龙哉的视线碰到一起就红着脸，马上露出请求原谅的神色。这些，英子都看在眼里。

这一天，道久把弟弟叫过来说：

“英子可是归我啦，她已经不爱你了。”

“没那么回事。和哥哥睡一宿，那倒无所谓……现在我邀她，绝对会跟我来。”

“是吗？那好，打个赌吧！今晚你拉拉试一试，若是我输了，认可掏五千元，她说不愿意跟你，那你就给我五千元，不管是哪一方，都当作离婚费不是很好吗？以后说不定就是我和她相好了。是不是你已经不喜欢她啦？”

龙哉欲言又止。他满有赌赢的把握。

这天晚上龙哉果然赢了。道久无可奈何只好去邀萨莉，可她看到龙哉和英子双双走了，一怒之下拒绝了道久的邀请。第二天早晨，她愁眉苦脸，孤零零地乘公共汽车回去了。

事后，道久一见面就说：

“我输了，回家给你钱。可有一个条件。”

“事到如今还讲什么条件，想要赖吗？”

“不过，你从今天起离开这个地方怎么样？要不以后的事可不好办。到山上去吧，山上，我给你拿钱。”

龙哉寻思了一阵，过一会说：

“行！拿五千元，把她卖给你。”

道久对这句话非常满意，应声答道：

“好，我买！”

就这样，龙哉把英子当作女奴隶一样卖了。他找了一些借口坐船回去了。英子送他到海角上，她总疑惑在游艇里藏着萨莉似的。即或不是那样，她也怀疑两个人在搞密谋。

过了三天，在志贺高原的龙哉来信写道：

“……山上的好季节已经过去了，人稀稀拉拉的，真没意思。只好整天骑马玩。不过，偶尔避开女人也挺好。”英子知道中计了，可看到最后那一句，稍稍感到了安心。过后不久，英子在经道久递过来的龙哉寄来的明信片上，看到和道久的名字并列在一起写着自己的名字，还有其他各位等字样后，明白了从离开叶山港口时开始的她演的戏，已经造成了想象不到的恶果。英子



慌了神。更严重的是道久正在假戏真做。可她还没有觉察到哥俩搞的“交换女人”的交易。

龙哉不在，这出戏再演下去毫无意义。她翻过手来把道久狠整一通后，说：

“我要走啦！真没有意思，到龙哉那里去，让他吃一惊！”

道久虽然没说出两个人搞的交易，可说：

“去了也是白搭。那个家伙已经对你不感兴趣了。特别是那小子是很守信约的男子汉。”

道久脸上露出信心十足的样子。

“什么，什么信约？”……

“去打打听吧。……别说那些啦，跟我好好处吧。明后天他能回叶山。”

打这以后，龙哉一直到暑假结束，始终不露行迹，到各处朋友那里游逛，回来去了新潟就住进了拳击队的集体宿舍。英子是真想把那个所谓信约问个水落石出，可是，偶尔来的信中只写了在外面的情况。

龙哉回京的这一天，她到上野去迎接。

同队队员的打扮得花枝招展的情人们在站台上欢笑着。她向四周扫视一下，看一看有没有龙哉领过熟悉的女人，幸而没有看到，这才放下了心。可她一想：他回来为什么只告诉我一个人呢，一见面，龙哉会说些什么呢？

想到这些，她觉得自己好象在钓钩上吊着的东西一样从水里提上提下，心情又黯然了。

列车一进站台，欢声四起。站在车门口的江田喊了起来。

“嘿，来啦来啦。我们受欢迎啊。小龙，英子也来了。”

龙哉放下悬着的心说：

“那当然啦。”

火车逐渐减速前进，经过那些女人的前面时，江田跳下来跟踉跄跄地抱住一个女人，她发出的清脆的娇滴滴的声音，使站台上的人们为之一惊。

英子通过车门看到了龙哉，他站在连结处，虽然比夏天稍微白一些，但露出紧张的表情。队员们在站台上解散，分别租了车，向各自的方向开去。龙哉上了熟悉的英子的车。

“上哪儿？我想慢慢地谈一谈。上旅馆吗？”

“不，到那儿先吃点饭。”

他选择了父亲常去的饭馆，并且怀念着分别已久的东京的嘈杂拥挤。在住集体宿舍的时候最想念的，既不是女人也不是珍馐。而是在忘却自己的过程中，把他们引诱到奇幻粗野的冒险境地的大都会的黄昏。

在熟悉的房间里，龙哉一面歪着身子一面打听著：

“还好吗，哥哥怎么样？”

“不知道，没有见过他。可是，那个信约到底是怎么回事呀？”

“我预料到一回来你准要打听那件事。哥哥怎么没有说呢？那家伙是胆小鬼。哎，说破之前让我们先干一杯！”

“不，真实地讲给我听一听。”

过一会儿，他讲了买卖的事。英子这才知道了自己究竟属于谁。

“……龙，那么说我是被卖出去啦？”

“不要想得那么严重。只是我拿到五千元。为了哥哥，我没有动你一根毫毛，是订了这样一个合同。”

“那样的事，你以为我能答应？”

“答应也好不答应也好，那只是和我有关系的事情。”

“你把那笔钱弄到哪去了？”

“花光啦！”

“是吗，那我把道久的钱还给他。”

“可我再跟哥哥订同样的契约怎么办，受损失的不就是你吗？”

“可以嘛，直到两个人死心不搞为止，我付钱！”

“太不值得啦。”

“你以为我做不出来吗？”

“这个……”

龙哉看到英子眼睛里的泪水，把脸转了过去。

“流泪的人是难对付的。”

“怎么能那样欺负我呢？你若是真的从心眼里讨厌我的话，不至于那样做吧？你真的要那样，那我就出钱，一直到你回心转意为止。龙哉成了用钱能赎回来的人了。你虽然打算卖了我，可是我还能把你买过来。你看那样好吗？只要你以为好，我是可以那样做的。”

一任眼泪流个不停，她突然强作笑容说：

“……可是，你明白我的心意吗？求求你，说正经的。就是那样，你还是爱我的吧。”

“好象是那样。”龙哉象是怄气地说。

“既然是那样你为什么……为什么不能更纯真而坦率地爱我呢？我也没做到那样。可是从那一天晚上开始好象只有你做到了。两个人都成了德行不健全的人。也许人们都是那个样子。但那是一定得改过来的！”

第二天，道久接到邮来的五千元。可是，龙哉唆使道久，又订了同样的合同。道久虽然受到良心上的谴责，可一心想要重获对自己变冷的英子的爱而订了合同。

英子按自己的诺言，又寄出五千元。龙哉知道这个事后第三次去找道久要再订合同，道久说：

“差不多就行啦，那个姑娘确实是对你钟情的。”

不管怎么说，龙哉硬是拿二千元订了合同，对英子却说是五千元，把从中多得的三千元交给哥哥。道久当即收下那笔钱后，一本正经地说：

“以后绝对不能那样了。让女人哭是一种恶劣的趣味。”

可龙哉瞒着哥哥又做了契约书。英子当天就付了钱。

他觉察到那笔钱已经到了两万元的数目时，受到了另一种奇妙的感情上的冲击。在拳击比赛时，若是这一方得分，那么对方必然要还手的，英子的做法不象是势均力敌的强手的有力还击吗？龙哉不是吝啬的人，二万元巨款可预想不到地抓住了他的心。他仍是在用金钱来测量人心吗？

一直到十月，两个人之间没有音信。十月中旬的一个星期六，临近季末，正在准备汽艇的龙哉，听到英子从后面招呼他：

“龙，等一等。刚到你家听说你在港口，所以来看一看。”

秋天的海面上，从午后起吹着轻柔的南风。两个人默默地在海湾海面上乘着船来回行驶着。然后竭力靠近了海岸，提上船锤沿着沙滩航行，在船上听到码头上一对情侣的说话声，他们相视着笑了。落日把长长的帆影投在沙丘上，又伸进了游艇。为了出海，反转方向的时候，船摇晃得很厉害。英子脸色一下子变得苍白，并用手捂住了嘴。

“喂，怎么啦，心情不好吗？”

“还行，稍微慢一点，晃得太急了。”

英子向一边往海里行船，一边用怀疑的目光偷看她的龙哉，微笑着说：

“明白了吧，有孕啦。今天也是为告诉你这个事来的。”

“谁的？”

他使用了残酷的问话。

“说什么呀？是你的！”

“是嘛，不是哥哥的？”

“算算天数就知道那是不可能的事。已经有三个月了。”

“还有那个吹小号的呢？”

“真混，和那样的人没特殊关系。别说那些，该怎么办吧？”

“怎么办？”

“生下来好吗？”

龙哉默默地想着。哪有那样混蛋呢，有了孩子就个个都生下来？可这样一想，他还希望有自己的孩子。在听到“做了蠢事”的批评之前，觉得“这是我的小鬼”，把孩子逗一逗更是值得夸耀的。

太阳下了山，南风也不见了。过一会，东风徐徐吹来。不知不觉之间，它把环抱着港口的山峦周围的层层夕雾缓缓地吹送过来。不久，港湾的海面上，被涂上了乳白色的浓雾。旅馆的灯光在雾中闪着光亮。

“不冷吗？”

英子默然无言地晃晃头。一只白候鸟从眼前掠过。

“我想生下来。”英子似乎是以试探的口气说。

“那么生呗，可是受苦的是你！说有了孩子就马上回答怎么办，这可不好说。利用孩子做手段，这不好，近来你嘴里尽讲新词，可实际你干的却是老一套。”

“行啊，生下来让谁给代养着。尽管那样，还是有孩子好。”

她满不在乎地说出：

“可也是，有了婴儿也没什么大不好的！”

“你说的是真心话吗？”

在浓雾笼罩着的海湾海面上，还有一只汽艇航行着。龙哉想追上去，把帆绳紧一紧绑在舵把上，然后用脚夹住，把乌克兰咧咧<sup>①</sup>拿了起来。雾越来越浓。他边弹边唱。对那首歌中的叠句，喜爱得了不得。英子一声不响地听着。那是一种柔和而略带嘶哑的声音。

在雾的空隙中，眼前突然浮现出往前行驶的白帆。他缓松了帆绳，驶上前船划出的水迹。两艘汽艇隔着相等的距离航行着。停弦收歌注意倾听时，好象能听出雾浮动的声音。雾海沉浮中，前边汽艇的白帆一显即逝。英子蓦然想起了那天晚上见到的海上月色。

“好哇，多静啊！”

“既然这样就别出声！”

他重新拿起乌克兰咧咧的时候，从前边的船中荡漾出女人嘹亮的歌声，那是意大利的摇船曲。歌声时而在雾幕中流转，时而在烟波上低徊。龙哉真想以琴奏和，可他反而把乌克兰咧咧弃置一边。耳际回荡着在童话故事里描述的人鱼之歌。两只船缓慢地转舵了。前方出现了港口指明航向的篝火。渗进雾中的火光摇曳着扩散到天空。两人仿佛都看见了在歌声中升起的圣坛上焚烧罪人的地狱之火。他紧紧地抱住英子，为的是不让人鱼把她夺走。

因为风向变了，船连续几次掉头。逆着港口火光的船的前边，是一片覆盖着海水的无涯的乳白色混沌。英子把手浸到水里，她多么希望船永远永远驶不到港口啊！

同一天晚上，龙哉热情地把雾海泛舟的情景讲完后，直截了当地向道久说了实话。

<sup>①</sup> 夏威夷四弦琴。

“英子身上有了我的孩子。”

道久吃惊地说：

“嘿，这话还是不说好。万没想到要负担一个女人了。让她生下来吗？那可是……”

龙哉笑着说：

“你可真冷酷啊，哥哥！我一定要当个好爸爸呀。”

“混蛋，别开玩笑，我还不想听到人叫我什么伯父。生下来的孩子肯定不象父母，因为你太欺负她了。”

英子听到龙哉的“生下来吧”之后，反而不安起来。隔了四、五天，她把龙哉叫出来，想再一次弄清楚。

“不是说非生不可，随你便吧。我只是说，有了孩子也没什么不好。”

他看到英子对这种模棱两可的回答而焦急的样子觉得很有意思。原来，他希望能有一个孩子的心情，是和走在街上看到橱窗里陈列的领带急于弄到手一样，只是一时的高兴。他不是那种把自己对英子的心情依托在婴儿身上的好爸爸。正因如此，他经过很长时间也不能采取明确态度，能看到她的着急，恰如为了消遣，本来根本不想买领带，可一个劲儿地在那里挑选而使售货员焦躁不安一样感到有意思。他在不知不觉中又恢复了残酷的习性。

就这样，他拖了英子一个月的时间。可是，有一天在报上看到在家里抱着小孩的冠军的照片后，他拧紧眉心，确定了办法。敞开便衣的那个运动员，用一副可憎的脸笑着。他在拳击台上给人们看到的那种忧郁而皱眉的精悍表情不知哪里去了。龙哉决心要处理孩子。为了做一个不失派头的运动员，婴儿被他杀害了。

龙哉明确地告诉了英子。自然，这是可以想得到的答复，等

了一溜十三招儿，到现在才告诉，英子显出了失望和忧郁的表情答应了。

她入院了。胎儿超过了四个月。做人工流产是有困难的，根据骨骼的情况，做了剖腹手术。

不幸的是，手术后第四天，英子并发了腹膜炎，并因此丧了生。

英子的朋友幸子用电话告诉他这一噩耗的时候，龙哉低声笑着说：

“撒谎！”

“不骗你，后天可能举行葬礼。”

和往常不一样，幸子的声音特别低沉。

他有点烦躁了。同时又被一种一生都不能离开英子的心情袭击着。这个矛盾奇妙地纠缠着他的头脑。刚撂下的电话又响了。话务员在那里不知说了些什么。他象要把电话耳机砸碎似的把它放下。

“嗨，干了失策的事！”

他用嘶哑的声音嘟哝了一句，就象谴责自己似的立即摇晃起脑袋。

举行葬礼的这一天，读完佛经的时候，他出现在英子家里。在门口报了名字后就大摇大摆地径直走到里边。不知是谁向里边传报了名字。

一进停放棺材的房间，和死者家属在一起的英子的朋友们回过身来注视着他，这是一些责难的眼光。龙哉怀着敌意扫视每一个人。

那里，安放着手束覆盖着的英子遗像。那是温柔的笑脸，象要挑战的眼神。他向遗像低头默立了一会儿。不知是哪位亲戚，



挪过放香的小盒示意他。他点点头，一边抓起香一边瞅着英子的遗像。在她的笑脸上，在那一双象要挑战似的眼神里，他好象才看明白，这是英子对他的最残酷的复仇。她是用死来永久夺走了龙哉最喜欢的，怎么也打不碎的玩具。他把捏着的香放进去，不知不觉地抓住香炉猛地往遗像打去。

“混蛋！”

遗像发出哗啦啦的声音，镜框、玻璃七零八落地碎了。花束象罗列着的棋子倒了一样，一个个滚落下来。他转过身对惊忿不安的人们瞪着可怕的眼睛说：

“你们是什么也不知道的！”

说完走出了房间，幸子第一次看到从龙哉的眼里流下了眼泪。龙哉咬牙切齿地痛恨着自己。

他直接来到学校拳击练习场。来得早了一些，只有两三个队员，那里显得空空荡荡。他默默地换上了运动服就上了练习场。做完预备活动击沙袋的时候，龙哉突然想起了英子的话：

“……为什么你不能更纯真而坦率地爱我呢？”

那一瞬间，龙哉在幻觉中看到了活蹦乱跳的沙袋后面的英子的笑脸。他不顾一切地猛劲地打去。